

看世界

□ 肖瀚

SWIFT“初心”不再

作为世界金融通信行业的关键基础设施，SWIFT在诞生半个世纪之后，正在陷入改革困难的尴尬境地。

SWIFT，全称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其主要职能在于信息传递，不涉及清算，也不参与资金往来——这是它诞生的“初心”。

话说金融业兴起之初，信息传递的技术还很落后，别说跨行传递信息，就是在一家银行内部，要通知不同楼层、不同房间的人，也只能采用“物理”方法——要么派人去传信，要么自建管道。

根据史料记载，花旗银行伦敦分行就采用了后一种方式。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银行接待室里，客户提出大额取款要求。工作人员将授权请求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卷成小卷，放入小筒中，再将小筒放入管道。随着管道闸门关闭，小筒开始在管道内滑行，抵达授权部门，经工作人员确认后返回。整个过程有点类似于科幻电影里的全封闭式胶囊列车。

如果是跨境交易，则得靠电报。19世纪30年代，电报面世，人们终于可以远程传输信息了。然而，电报虽然方便，却不意味着准确。

来自美国费城的羊毛经纪人弗兰克·普里姆罗斯对此有着切肤之痛。普里姆罗斯给他在堪萨斯州的代理人发了一封电报，指示羊毛购买事宜。按照惯例，电报以代码写成。他本来想要发出的消息是“BUY ALL KINDS QUO（已经买入50万磅羊毛）”，但电文被误写成“BUY ALL KINDS QUO（请购买50万磅羊毛）”，导致普里姆罗斯损失了2万美元，价值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万美元。而且，电报公司拒绝赔偿他，因为他本可以额外支付一点钱来校验这条消息，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显然，人们需要更好的渠道来传递金融信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银行开始使用电传机。但是，使用电传机传输信息极其复杂。银行不得不雇用前军事信号员来操作，并使用交叉验证密码表来核实和复核内容。

一位曾经服务于银行的退伍军人回忆道：“每发送一份电传，发送方都必须手动计算此电传的‘密押’（一种银行间事先约定的，在发送电报时由发电行在电文中加进密码，以验证电报真实性的方法）是什么……然后，收到带有密押的电传时，接收方必须进行反向计算，以确保电传在发送和接收过程中没有被篡改……”

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走向全球化，跨国贸易和跨境结算需求越来越多，电传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特别是在欧洲。此时欧元还没有诞生，放眼整个欧洲，国家多、货币种类多、贸易多，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为此，欧洲人成立了各种委员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进展极其缓慢。直到一家美国银行突然“跳出来”采取强硬行动，要求每家合作银行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有系统MARTI，欧洲银行界终于决定，小矛盾放一放，先把合作框架搭起来。

一位欧洲银行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那家美国银行提出的要求：“如果贵司不使用它，我们将不会执行贵司的指令。如果贵司的指令是通过电传发来的，我们将退回电传。如果我们通过邮件收到它们，我们会将其放入信封中并寄回给贵司。”这位银行家吐槽，“整个欧洲银行界都对这种情况不可忍受，大家都担心“会被对手持有的某个标准所束缚”。

同样感到掣肘的还有信用卡公司。终于，1973年维萨（VISA）、万事达（MasterCard）等五大信用卡集团与来自15个国家的239家银行坐在一起，共同决定成立一家同业合作组织，供金融机构发送安全信息和支付指令——SWIFT呱呱坠地。

SWIFT最重要的一次升级发生于1977年。当年，他们推出了“报文传送服务”，主要包括一个报文消息平台、一套用于验证消息的计算系统以及一组报文消息标准，能够通过标准化的表格与表述，将信息简化，填入模板，从而极大降低传输错误发生的概率以及验证的难度。

该服务一经推出，立刻获得了成员机构的认可。统计显示，仅1977年内，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518家机构接入报文传送服务，MARTI系统也随即关闭。在运营不到1年的时间里，SWIFT就处理了1000万条数据报文。

到了1983年，随着第一批中央银行建立连接，SWIFT作为国际金融枢纽的地位得到加强。目前，SWIFT每年要传输和存储超过60亿条跨境银行指令，成员银行和机构已经超过1.1万家。

在解决了信息传输这个大问题之后，SWIFT又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随着美元国际地位的提高，SWIFT——这个为抵抗美国银行霸道行径成立的组织，被美元扼住了咽喉。

美国金融霸权源自美元的国际地位。它不仅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还是重要的计价工具和结算货币。几乎所有大宗商品合约以及大量债务合同、跨境贸易，都是用美元定价和结算的。这意味着，尽管交易信息传递系统在布鲁塞尔运作，但交易本身将由美国银行或国际银行的美国子公司在美国本土进行结算，而以“环球”为名的

SWIFT根本无力抵抗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元成了SWIFT体系中那头“房间里的大象”：人人都看得见它，也知道它太大了，但谁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只能假装没看见。

对此，有政治学者评论，SWIFT的境遇是“经济相互依存性武器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即某些国家和货币利用自身对供应链、金融结算和通信网络的影响力，监控和惩罚任何国家和地区。SWIFT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实现金融长臂管辖的工具。

2018年，SWIFT第二次切断了伊朗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间的联系，导致伊朗经济、金融活动受到显著影响。2019年，伊朗—欧盟双边贸易规模同比下降85%。2022年2月，美国、欧盟、英国及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禁止俄罗斯几家主要银行使用SWIFT国际结算系统。

对切断SWIFT的做法，很多金融学家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们将此举形容为“金融核按钮”，警告一旦将其按下，将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对美国而言弊大于利。

事实也的确如此。SWIFT的“踢人行”不仅改变了世界金融通信行业的格局，而且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思考“美元武器化”的严重性以及“去美元化”的必要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7月发布的报告，110个国家和地区已采取一种或多种形式“去美元化”。

在国际储备方面，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等货币日趋活跃，美元的份额有所下降。同时，各国央行纷纷增加黄金储备。2022年，全球各国央行黄金净购入量达1136吨，创下1950年以来的最高年度纪录。

在结算方式方面，多个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推进本币结算。比如，印度与马来西亚协商使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结算；中国和巴西已达成本币结算协议，两国贸易结算基础将从美元转向人民币—雷亚尔。

在结算渠道方面，全球已建立30多个可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做出改变，SWIFT未来的处境将越来越尴尬。尽管与其相比，其他结算系统还难言成熟，但时间显然只会站在努力成长的一方。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是一个被山脉和地中海环绕的美丽地方。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也是西班牙的文化古城，素有“伊比利亚半岛明珠”的美誉。

带有哥特风格的古老建筑与高楼大厦，共同勾勒出巴塞罗那的天际线。古色古香的老城区里会忽然冒出工业时代的烟囱，转过街角赫然出现的是后现代风格的店铺……在这里，似乎所有不协调都顺理成章地协调起来。

距离巴塞罗那约100公里，有一座名叫赫罗纳的古城。它因历史悠久而闻名，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赫罗纳的老城区在昂亚河的东岸，古老的城墙包围着狭窄的街道，两侧有许多色彩缤纷的房屋。很多游客尤其偏爱这里的小巷。当地人讲，别看这些小路弯弯曲曲、盘根错节，但最终都会通向当地著名的赫罗纳大教堂。可真正能不看地图，仅凭自己的方向感走出“迷宫”的外乡人并不多，大多数人会被忽然出现的石阶路挡住，然后在树荫下陷入“哲学思考”：“我在哪儿？要往哪里去？”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却遭受了旱灾的侵袭。

2月1日，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自治区进入“干旱紧急状态”。从2月2日开始，202个市镇的590万居民被限制用水，每天消耗量不能高于200升水。如果情况严重，限制范围将会扩大至整个加泰罗尼亚，农业、畜牧业和工业用水将分别减少80%、50%和25%。

事实上，加泰罗尼亚的旱情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地区已经严重干旱了3年。赫罗纳就是其中比较严重的一个。

站在赫罗纳水库边眺望对面的堤岸，一圈圈水痕刺痛人心。由于水域面积缩减，不少浅滩已经露出了湖床，本应漂浮在水上的浮堤孤零零地“站”在泥里，旁边还拴着好几条小船。这里曾经划船，天气好的时候还会吸引很多人来此露营。当地人戏称：“看到它现在的样子太让人难过了。”

附近其他几个水库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作为整个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尤其是巴塞罗那市的主要水源之一，萨乌水库几近干涸，目前库容不足10%。坐落在特河上的泰尔水库，水量也跌至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严重的灾害引起了各方反思。

有专家指出，整个加泰罗尼亚有700多万人口，约占西班牙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至今只有2座海水淡化厂，最新的一个已经是2009年建成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建设新的海水淡化厂，以应对不可知的未来。

有机构测算，加泰罗尼亚老城区较多，地下管道老化破损情况严重，每年约泄漏1340亿升（1.34亿立方米）水资源。同时，自治区虽有专门的“水预算方案”，但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实际投入资金不足预算的一半。

针对这些质疑，各界已经纷纷行动起来。西班牙政府表示，计划于2027年之前投入超过24亿欧元缓解当地用水难题，广受关注的水淡化厂建设问题也已提上日程。

当地媒体则加大了日常节水“小妙招”的宣传，并针对洗车、餐饮等用水“大户”给出了专门的建议。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官网也发布通告承诺，将鼓励球员们缩短淋浴时间，以减少运动中心用水；同时，减少球场灌溉用水，力争2024年将灌溉耗水减少50%。

或许正如老话所说，现实才是最好的“老师”。面对越来越变幻莫测的气候环境，每个人都需要行动起来。

王毅

通往南极的门户

周圆

新西兰南岛最大城市克赖斯特奇奇有何特色？

南极。

执行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本航次已3次停靠克赖斯特奇奇的利特尔顿港。

克赖斯特奇奇具有靠近南极的地理优势。早在20世纪初期，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等人，都是从克赖斯特奇奇的利特尔顿港出发，开启他们探索南极的征程。

作为南极门户城市之一，克赖斯特奇奇处处弥漫着南极的气息：城市公园中树立着斯科特雕像；户外广告或商品标识中频频出现企鹅元素。

行至城市西北郊，南极氛围越发浓郁。往来南极的航班在克赖斯特奇奇国际机场起降，运送人员和补给。

在国际南极中心，从南极退役下来的雪地车载着游客，驶过水洼，冲下陡坡，穿

越“冰裂隙”，还原极地野外作业的颠簸；4D电影再现冰雪大陆的风光；暴风雪体验项目给人们带来彻骨的寒冷；世界上个头最小的企鵝小蓝企鵝等待着人们的投喂……那片对许多人来说原本只能用想象抵达的大陆，如今以这种形式生动呈现在面前。

“这里集教育、宣传和文旅功能于一体，已经成为新西兰人和海外游客体验南极、感受南极文化的重要基地。”解说员辛迪说。

这座城市，在中国南极考察史上亦有非凡意义。

1980年1月，两位中国科学家正是从克赖斯特奇奇乘坐飞机登陆南极，拉开了中国南极科学研究的序幕。1997年，“雪龙”号首次停靠利特尔顿港，此后，这里成为“雪龙兄弟”进行物资补给和人员轮换的重要停靠点。

今年1月28日，时隔近10年，中国南极考察队再次在利特尔顿港举行公众开放日

活动。活动当天，约400名当地民众登船参观。考察队副领队王金辉说：“我们开放了‘雪龙2’号驾驶室、实验室、船员住舱、‘雪鹰’直升机等，参观者能够全方位感受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的魅力。”

于大维是众多参观者之一。他在克赖斯特奇奇生活了20余年，几乎每次中国科考船到来，都会约上朋友一起来港口附近逛逛。他说：“从‘雪龙’号到‘雪龙2’号，从最初很少看到中国科考船，到现在都觉得习以为常。”

感受到这份变化的不止于大维一人。一次，记者用当地常用的毛利语“你好”和一位当地工作人员打招呼时，他字正腔圆地用中文回应“你好”。随后，他又接连展示了“谢谢”“对不起”“没关系”等几句常用的中文，并表示这些都是向历次中国南极考察队的队员学的。他笑着说：“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中文对话了。”

（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叙 杨啸林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irbs.cn